

拙齋小集

文

二

拙齋小集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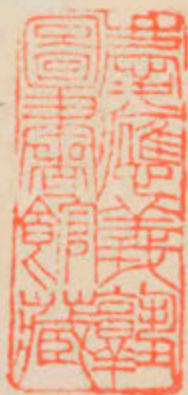
記

擣亭記

講堂之西其地隆然而高以枕于谿者曰擣丘擣丘上有木焉鬱然而長以大一日吾遊於擣丘之上見其茫可坐以休焉遂作亭而居之又命曰擣亭以志其實也今夫擣之為材也其幹輪囷其柯擁腫以為舟則沈以為柱則蠹以故擣丘之上斧斤者相繼而擣不與焉故豐暢茂遂摩青霄焉貫四時焉亘萬古

水府

青山延子著



焉而物莫之戕也。是豈寓智於止用者與。今夫立一室營一居。凡環園之植。自蛇跖蝸腹。至大千霄蔽日者。皆足以供其用。而擣又不與焉。然吾之朝於是夕於是。藉青苔而坐。綠陰祛炎光而納清風。亦未嘗不受擣之賜也。向使擣有所可用。吾焉得休於此哉。然則吾之讀書肄業。凡得至於此者。亦皆擣之賜也。一室之材。一居之用。又何足道哉。吾於是乎知。惟其止用可以避害。惟其止為可以濟用。是用智之巧者也。處世之道。豈異於是耶。吾取以為法焉。寬政丁巳之秋七月。

舜水先生祠堂植櫻樹記

古之君子。德足以蓋天下。道足以佐人主。而事功不彰。德澤止施者。其道塞也。蓋運之與道。有否塞而非人力之所能為也。而否泰相通。通塞相易。故否乎彼而泰乎此。塞乎古而通乎今者。亦理之自然也。我舜水朱子先生之在明也。德足以蓋天下。道足以佐人主。而軒然高蹈遠去。草芥爵祿。泥塗軒冕。非明於否塞者。安能至此邪。先生名之瑜。字魯齋。明浙江餘姚人。遭亂流離。本邦實我。先公立以為師焉。其沒也。立祠駒龍別墅。環植櫻樹。以其嘗愛之故也。正

德壬辰遷祠水戶祠今在常磐鄉之東北而無一櫻
樹存其遺愛者於是杉山子方與史館諸子謀植山
櫻數十株以繼先公之志焉且以家嚴掌祀事屬
童孺記之嗚呼先生之愛櫻奇矣而諸子之感慕以
及茲抑又奇矣今夫櫻之為花也豔而不俗清而不
妖燦然若玉皎乎若雪斯其可以表德焉且先生之
靈有存乎此而諸子之至誠以奉之則花之與德其
永馨歟是其可記也且夫方明之衰也姦臣當國讒
黨執柄而冠冕縫掖弗受其寵綬者有幾也逮乎王
綱解紐韃賊奪國東一節而不渝蹈萬死而不顧者

又有幾也且夫明之養士三百年可謂久矣而一旦
左其社圓顛其頭而犇走穹廬之下喘喘焉唯後之
恐士之無恥斯亦甚矣唯先生則不然感慨奮激以
圖興復其在安南也白刃交乎身而不屈其大節凜
凜有若嚴霜烈日者事雖不成而先生之忠義大節
必將被乎世則天下之士其亦有勵歟且吾黨之士
賦而傳之頌而宣之則先生之遺風餘烈其果有被
乎世也然則此舉也豈止好事之一端抑亦名教之
一助也是不可不記是歲戊午二月十二日也

松菊亭記

夫古人之所慕者非獨臭味之同好尚出處亦有相
似也吾友菊伯斐嘗築園其舍之後種菊以環之讀
書其中因命其亭曰松菊取諸晉陶靖節歸去來中
語也囑予以記之矣蓋人之所慕必有所同未知君
之於靖節何所同而慕之邪夫靖節之所托以逃焉
者酒乎而君止有也且靖節之所從耽畝而君之所
從弓槍刀劍君仕而靖節處是好尚出處亦皆不同
焉然則君之於靖節又何所同而慕之邪我知之矣
夫君之於靖節以心而不以迹以道而不以世夫得

不為得失不為失適其適而唯命之安是靖節之所
樂而君之所同也然則君之於靖節所異者時也夫
方靖節之時國家失馭上下易位是君子道消之時
而彼具於酒托以逃焉耳其種秫樹柙優游老死于
田畝之間豈其本志哉勢弗得不爾也今之時則不
然天下一統海內共貫士之子恒為士大夫之子恒
為大夫是弗得不仕也已仕矣弓槍刀劍亦其所職
不可得廢也設使彼當今之時余未知其所為奚若
也況君敦厚溫雅與物無違則於靖節之為人其為
近之也若夫黃菊滿地清風拂松徘徊吟詠以寫其

天真則於靖節之樂不啻似矣而君之愛之豈獨取
於此哉夫草木之性方春則莫不滋榮豐茂及白露
一降憔悴委靡無一存者而以夫一木一卉之微凌
冰雪而愈潔帶風霜而獨秀者唯松之與菊為然也
唯人亦然方天下無事則庸愚之士享膏粱被紉綺
恃擁負勢莫不烜赫及天下有事則潰敗委靡錯愕
失措其能蒙矢石而不撓陷鋒刃而不懼者幾人哉
今君以勇則是破堅陣以材則是當百夫而屈首歛
衽與吾儕同伍噫亦時也而能折強為柔摧銳為鈍
兀乎用力文墨則寡旗文苑斯亦無難矣君且鍊

而孰之脩而族之安知不發晚榮於冰雪之後哉

靈芝石記

日光浮屠某嘗獲一石其理縝密其狀類靈芝其實
愛尤至今日靈芝石焉而請世之騷人韻士而詩之
乃託吾藩總裁東里先生以求諸子詩予謂此山澤
間之一片石已雖奇何足貴哉然予獨於此有感焉
夫物雖可甚貴重不幸而在峻嶒幽絕之地則沈沒
而止聞矣幸而遇焉雖細微之物尚能致貴重於世
者若此也某其好奇者歟夫浮屠之於世澹然亡欲
泊然亡營衲於衣盥於食寧有意於聞世哉然而一
物之奇愛而不置願乃繾綣於是以求其不朽何哉

豈愛其懷奇不忍遽棄邪將其瑰琢不假渙泥不染
有合其心而愛之邪將其至堅不磷至勁不泐有似
其行而愛之邪抑亦欲有所託焉以諷于世邪斯其
好道者歟夫物不自奇因人而奇今是物之奇也獨
待浮屠氏而得鳴其奇斯亦奇矣予私竊睹世之有
司其拔一士焉果賢而拔之邪其黜一士焉果不肖
而黜之邪今夫世之英才異士蘊其智能而沈埋草
野者豈少哉其亦有知焉而舉之者邪苟使世之有
司若浮屠果也則天下豈有遺才哉故予之於是也
不責其為奇而責其好奇不責其好奇而責其好道

予雖不識其人其志可知也不然一石之得喪豈足
述哉予因推浮屠之志以為之記亦藉以諷世之有
司焉

拙齋記

青山子既遷居郊外，藝花灌蔬，徜徉自適，因扁其居曰拙齋。云：人或問予者，曰：異哉！子之名齋也，其說可得聞乎？曰：可。夫人之性有巧焉，有拙焉，有所拙焉，則必有所巧焉。故司馬安斗筭，四至九卿，潘岳豪邁，自歎拙宦，斯其巧與不巧時焉爾矣。世未有若吾之拙者，今夫世之賈豎販夫，猶能知營利，歲時伏臘，擊鮮為驩，今吾進無所得，退無所養，朝齋莫塩，何處取辦？闔家喁喁，仰口待哺，而猶徜徉自得，無知所恥，此吾之拙於為生一也。世之人銜技飾智，上之以

榮父母下之足以寵妻子今吾愚而沈埋于下門無
五尺之僮內無使令之妾夫妻遑遑不免井臼之勞
此吾之拙於為仕二也世之人築室構宇各有區宅
出足以游入足以息今吾家無定居僦人室廬而居
焉宮無一畝地無立錫此吾之拙於為家三也凡人
之情莫不附炎而厭寒就高明而惡卑溼今吾雖城
市而就田野去爽塏而就卑汚上漏下潦不以為憂
此吾之拙於為計四也世之人削觚為陳破方為園
突梯滑稽動必得宜今吾翫辭鯁直忤世拂俗上無
金張之援下無王貢之交荒荒了立行止狼狽此吾

拙於為交五也夫人有一於此猶足以取笑招嘲矧
併是五者而有之乎宜其棄捐明時而放浪草野也
雖然吾有所甚樂焉者客亦知之乎夫天下之樂莫
大於書高官豐祿不足以移其志金石絲竹不足以
語其適象白駝峯不足以比其味西施孟嬙不足以
譬其嫩目之而安於目耳之而安於耳口之而安於
口行之而安於志此吾之所以徜徉自適而不佞求
者也向使予不幸而無五拙者遽除戚施如脂如韋
伊優屈折以干要路則必不窮且賤矣安能得享此
樂哉今予幸而無譽於時退而優游於此息藝之圃

味道之腴。澹乎泊乎。惟書之娛。豈不以拙之故歟。然則拙之助予。功亦大矣。是吾之所以自命也。客蹶然而笑曰。子言則辯矣。遂為之記。享和壬戌之春二月。

舒卷齋記

吾友谷忠明嘗命其居室曰舒卷。請擇觚之士以詩之。謂予曰。子嫻文辭者也。敢以記為請。予遂從固辭曰。夫士之行藏。唯有道者能之。且夫擊缶鼓盆者。不可與聽鏗鏘。被褐衣敝者。不可與談輕煖。今予進不容於時。退不齒於鄉。跋前疐後。進退為累。若是可與言行藏耶。谷子曰。雖然。子嘗試言之。予揖之。且言曰。今夫龍張豹舄。虎奮墟雄之士。遭時之可則顯。遭不可則隱。豈非子所謂舒卷者耶。吾請言之。夫嬴氏之衰也。九州分。群雄並起。淮陰奮於袴下。絳侯起於

織曲、飊馳、電擊、雲蒸、龍變、席卷天下、犄角奔鹿、成敗
出其臍、喻安危係其指、顧漢高賴其力、以成帝業、若
是可、不謂顯耶、及海內既定、剖符受封、淮陰授首於
鍾室、絳侯受辱於獄吏、是知舒而不知卷、烏足論哉、
非特此也、孫臏則足於魏、吳起實命於楚、此皆俊才
絕足之士、兵家所師、武弁所意、譚而禍慘、若是、蓋長
於料敵、而拙於謀身、又烏足貴哉、今子則學其術者
也、其所沾、自意不過此、而其所卷、舒亦不過此、而
已、此余之所以固辭者也、谷子曰、雖然、吾願聞之、曰
子見夫雲乎、往來倏忽、合而散、而合、往不知所往、

來、不知所來、舒焉而徧乎宇宙、卷焉而不見毫髮、窈
窈冥冥、莫知其端倪、此雲之所以神天下也、雖然、使
之者風也、其往也來也、卷也舒也、無非風焉者、故雲
雖靈、非風不能以神、其變化、唯人亦然、藏諸道、寓諸
用、舒焉而不見其大、卷焉而不見其小、恍、惚、莫
知其端倪、而使之者道也、其行也藏也、卷也舒也、亦
莫非道焉者、此君子之所以神變化也、今人偈道、橫
鶩、不游於羿之彀中者、幾希矣、子其少進、谷子起拜、
子曰、未也、夫變化無窮者道也、唯兵亦然、雖然、奇正
開闔、批亢擣虛、兵之末道、善用者折衝於尊俎、還師

於衽席子姑寓諸道優游乎修之徜徉乎養之觀雲
之卷舒也以知道之用觀雲之窈冥也以窮道之體
待其時也而出之必將有條乎往條乎來浩々乎塞
四海而人不知其端倪者矣姑書子室以俟之

遊長者墟記

去府城之西可六里許有一古壘焉土人稱曰長者
墟云戊辰秋九月八日諸子講業於余塾中既畢語
及明日登高之事余曰勝會得一勝蹟為佳諸君盍
擇焉皆曰長者墟何如余曰可也於是約乃定越翌
九日諸子皆會於予家余曰舟之與陸孰便也皆曰
舟行便也且從陸則行闌闌之中俗境可厭不若舟
行之為愈也余乃決筴相與下七盤之坂過風爐之
里土地平曠田疇密布粳稻方熟黃雲覆壠餅餌之
香拂々衝鼻諸子相顧意甚適行一里抵青柳渡命

舟載酒解纜沂流於時積雨新晴風伯弭節陽侯靜
波沙禽下上細瀾如織日出烟消與水相映舟子往
來漁歌互答余因誦柳子厚歎乃一聲山水綠之句
至魚梁之下買魚割之因以下酒興逸神王吟詠之
聲琅琅而發行可五里許見一岡下臨河岸峭壁削
成即長者壩也乃令奚奴守舟攝衣而上至其頂而
憩焉浩目四顧一帶長江水光如練綿連而來東入
雲際層巒疊嶂出沒杳靄如畫如黛如波濤如伏虬
意態描出殆不可狀既而夕暉凝光遠山歛黛村落
帶煙竹樹蔭映幽景奇絕使人應接不暇也余乃踞

石而吹笛清聲嘹亮響振林木於是諸子舉觴引滿
酣嬉淋漓既余行蒹葭之中見斷塹廢址隱隱可辨
喟然而歎曰嗚呼此豈非古之富貴者耶胡為若此
也豈操行不軌而至此乎將戰敗身死而至此乎將
倚權恃勢極奢窮欲而至此乎抑歲衰有數而然乎
胡為若此也蓋方其盛高臺崇榭被以錦繡靡曼脩
態曳以羅紈皓齒歌於前長袖舞於後孰知百世之
後崇臺巨榭鞠為荆棘羅綺粉黛化為黃土荒豎牧
童薪刈其下玄猿黃雀悲鳴其上而昔時之紛華盛
麗歟一見之而不可見惟見山峙而水流樹紅而草

黃而已登此者有徘徊顧視為之淚下者也西望藤
井平原瀟灑萬樹如薺此源興州之所嘗至而貔貅
十萬之所嘗屯乎北望金沙兩山巍峩遙青摩天此
錦倉之所嘗攻而佐竹秀義之所嘗保乎而惟見煙
霏而霧橫雲白而天青而已登此者有慷慨激烈思
古而不及者也東望水來雲山綿亘未以石坂之險
此非雄藩之所置戍乎方今北狄開轡邊塵屢警猛
將健卒暴露塞外千里飛輓絡繹相屬登此者有瞋
目扼腕投筆而大息者也夫當康平治承之時也一
箭足以降剽賊一城足以捍天下而今以天下之大

諸侯之衆不能逞志於一二之北虜吾安得不興懷
於千古哉嗟夫事隨世變情因物遷盛衰興廢日夜
相代於前而不知其所以然則百世之後孰知吾與
子登此眺望懷英雄於逝水託感慨於無窮豈不亦
悲乎客曰子何不記之使後之登此者見廢墟之荒
涼知富貴之可戒見二雄之遺蹟知不朽之可慕安
知來者不與我同志哉遂為之記

妙霞臺記

吾友長君伯介嘗買數畝之地於常磐伐榛披莽營
亭其上以為游息之所命曰妙霞臺亭而曰臺何也
因高為之如臺然也府城之西一里許有七回坂下
坂而西行又里許有一小阜即妙霞臺也前臨平野
後負林丘東控滄海西極毛野近之鑿峯金嶺遠之
驚嶺溝嶽爭奇競秀紫翠萬層綺綰繡錯而河水湯
湯煙波滉漾風帆往來沙島上下此則臺之勝槩也
若夫四時之景于花于月于雪于風莫不佳者而君
之命臺獨取於霞何也予知之矣夫霞之為狀也若

煙非煙、霏、變、散漫交錯、宇宙以之澄廓、山嶽以之嫵媚、川谷以之蔭映、景物以之融和、此造化自然之義、而人得而知之矣、然至其杳渺髣髴、蒸成五彩、綸囿燿閼、結為重樓、令散出沒、變幻無窮、則造化自然之妙、而人莫得而端倪焉、予嘗觀君之為茲邑、墾原野、修道路、勸農桑、教樹藝、凡民之所利、知莫不為、田疇於是乎闢、疆界於是乎正、衣食於是乎給、百物於是乎殖、此伯介政蹟之美、人得而知之矣、然至其紆餘委蛇、與道翱翔、用舍行藏、與時變化、則伯介處世之妙、而人莫得而端倪焉、斯其所以寓意於飛霞

者歟、今夫世之為吏者、商心賈行、不知廉恥、視勢離合、與時俛仰、蠅營狗苟、唯利是求、視之君之超然物外、得喪兩忘、其何如哉、蓋君之樂不在富貴利達、而在山水泉石、不在紛華盛麗、而在逍遙自^適、故富貴者之樂有盡、而君之樂無盡也、斯其所以超然物外、而與造物者游者歟、且夫富貴烜赫、無異雲霞之變幻、凌雲銅雀、化為塵埃、臨春結綺、鞠為丘墟、而莊周之濠梁、千古不朽、則此臺之勝、其可以無記乎、君既樂此、臺求文於予、予素有泉石之癖、異日將掛冠投簪、與君登此、窮山林之至樂、極雲霞之變幻焉、於是

乎書

遊東嶽山記

都下之地以花著者有四焉東有墨沱河南有御殿
山北有飛鳥山而其最近而最盛者為東嶽山其地
在闌闌之中隆然突起花木幽邃石古山深都下遊
賞之地蓋以此為第一云自余來東武每佳辰美景
莫不常來遊賞今茲乙丑之春三月携次子延昌來
遊于此從湯島過忍池至大達入自黑門登石磴數
十級至山王社憩樹下少頃至清水閣于時前後樓
樹數百株一時亂發埋山繞谷錦疊繡錯僊攬迴顧
則池水鏡潔花光相映粲如濯錦是日也天暖風和

都人士女遊者如雲、羅綺粉黛、隨群逐隊、往來繽紛、
有藉草而坐者、有踞石而唸者、有歌者、有舞者、有笑
者、語者、行者、憩者、被酒而樂散者、解衣而盤礴者、皆
莫不欣、自得、都下歡遊之盛、於是可知也。降階而
西、行樓樹中數十步、逶迤而下、至文珠樓前、層甍反
宇、飛檐凌空、金碧照耀、五彩奪目、遠而望之、蔚如霞
起、又行數十步、至廊門前、左有石階數級、是為神
祖廟、余肅然欽容、伛俛而過、顧謂延昌曰、慶元已降、
海內昇平、二百有餘載、於茲、擊壤鼓腹、人不知兵、今
吾與汝幸而生于太平之時、得肆觀遊之樂、此皆非

神祖之賜哉、雖然、一治一亂、循環無端、異日如不幸
而有風塵之警、安得享今日之樂乎、然則遊觀亦不
可常、烏可不記乎、延昌曰唯、遂為之記。

爰憇石記

爰憇石者何我 參議源公之所命也蓋取諸召南
甘棠之詩矣今茲天保癸巳春二月 公就國修庶
政施仁惠治具畢張紀綱畢舉闔國欣 歡聲載路
越四月辛亥 公親競馬於礧崎礧崎者距府城二
十有餘里酒列礧前祠在焉祀典所列蓋大社也云
每歲四月脩祭事鄰里神輿四十有餘咸來會里民
馳馬以較勝負時各色之民豎旗幟分部伍奉神輿
以屯沙上或戴兜鍪或抹額巾鞬咸手白提以相搏
擊或進或退不知其幾千百旗幟翩翩咸聲閭然真

昇平之壯觀也。我文武二公嘗臨觀焉。此地也。東極滄海。北控真羽。巨浸渺漫。銀濤射空。綰以真弓。高鑒諸山。波光映發。蒼翠如浴。蓋自水來。久慈浦淑瀕海之地。數十里之際。平沙如雪。岸樹如薺。以至於此。真勝境也。公躊躇久之。稱歎奇絕。想文武二公之所羨。感慨不啻得一石以踞焉。石高可二尺許。形圓而陳。平坦可踞。公奇愛之。命置岡上。以表勝地。命曰羨慈石。命臣廷于記之。嗚呼。我以英明之姿。慕文武二公之德。其所以布政施德。垂裕後昆者。皆章。可紀。安知千百世之後。遊觀于此者。不

徘徊躊躇。愛重茲石。如甘棠之愛乎。又安知其不詠歌之。播諸雅樂。如甘棠之詩乎。然則使文武二公之德與公之偉烈。傳諸無窮。施諸悠久者。必如茲石之不壞。泐乎。庶幾足以副公之盛意矣。於是乎記。

書

答石思甫書

十月五日青山延于頌首復書石川大兄足下日者
以不佞所陳不當足下意見諭以雅教辭意周密益
有以見君子用意之厚也延于雖懶惰哉安得不竭
愚忠以酬來意乎夫不佞欲使足下選宋詩者蓋有
說焉吾東方數十年來明人浮靡之習既已入人膏
肓一旦欲挽而回之豈一人所能為哉第吾黨之士
去此弊可也夫宋詩失於質明詩失於浮蓋救文藻
若質故敢陳愚忠而足下猶謂明詩可以行於世此

近世俗儒之通病足下謬取之耳。凡救弊之術識時
為要。安守環、時論而與庸士輩沈浮哉。夫今世學
明詩有三不可。夫近體昉於唐而唐人所長者是而
已。至古詩則不及漢魏氏遠甚矣。降而為宋為元明
雖汙隆異時格調不同其所法則唐焉而已矣。然而
近世為唐詩者謂唐已後唯明詩近古於是三龍陳
氏諸選崇奉不啻往、捨唐詩而學明詩者有之矣。
至于今日則泊、者皆是不啻文人韻士甘為之奴
隸也。彌稱名家者亦皆拾其唾餘以售其技。風之所
靡男弱斯極。譬如村婦巷女衿服靚粧以為嫵媚之

態其不取嗤者幾希。此其不可一也。且夫明人之工
詩者李王乎。夫李王之所長近體而已亦大抵綴緝
成句括剝成篇摹擬太工而蹊徑太露。譬之摸秦璽
雖酷肖乎其眼者知其贗。李王尚然況其佗乎。此所
謂畫虎類狗也。其不可二也。且夫今之士習日趨偷
薄加以明士輕佻以助之勢此其不可三也。至於宋
詩則無是病。歐黃蘇陸諸公往、雖出於聲律之外
要自成一機軸非若明人之步、驟、必學唐詩
也。故其雄渾雅縝雖不及於唐亦足以觀一代之風
也。故救今世卑弱之習莫若宋詩者也。要不學其矩

度而學其志必有一變而進於唐也不佞欲使足下
選宋詩者亦欲足下因是以變其舊習亦欲因是以
去吾黨浮靡之辭亦欲因是以鳴國家之盛也夫
詩雖小技乎蓋係乎國家之汙隆氣運之盛衰者也
讀其詩而知其世此其所關豈小哉且夫以足下觀
今世之詩為盛乎為衰乎以今為盛則是諛於世矣
足下讀古今詩輕佻偷薄其亦有如今世者乎今夫
國家之理軼唐上漢可謂盛矣而風雅之衰微若是
其甚不亦大可歎耶要之蓋李王餘毒使之然也不
佞四五年前亦頗好明詩近悟其非幡然改轍為是

故也顧不佞材朽官賤安足以揚摧風雅鼓吹盛明
哉亦惟吾黨二三君子切靡以振其衰當時之卑弱
未必可救亦足以裨風化厚士習焉第其漸漬既久
牢乎難變不佞間發斯說聞者笑以為狂也否則怒
且罵之其誰得而信諸且也世之恒人庸士縱令之
信其說而洗其舊習去其浮靡何足為國家增色
也顧若足下卓立獨行豈為明士奴隸而沾丐其賸
馥者之比乎亦惟時習所移或不能免也若能脫去
此弊而充其志豈不佞輩之所能測識哉凡交游之
道貴盡言阿諛足恭君子所羞也且不佞辱足下知

非一日也。故敢竭區區。昔人有守株契舟求兔與劍者。足下之言有類於此。故以斯說而終焉。

與山北山

韓子有言。事有曠百世而相惑者。蓋同其臭味也。故相如之慕蘭。孔明之慕管。彼皆有所惑而然矣。故臭味苟同焉。則千禩之上。九有之外。欣慕景仰。使人發不可企及之嘆也。而況在乎當世。聞其聲。歎睹其風采者乎。故仲丘傾蓋。貢禹彈冠。亦皆有所合而然矣。臭味不同焉。則有舉一世而不合者。此韓愈所以曠於古人也。廷于不佞。自巾角有志於斯文。然稟性不羈。不修章句。常以為寧為狂士。不為庸士。寧為瑜瑕。不為瓦全。以是求友。不見有一人同于己者矣。其

后好文辭乃稍知有徂徠者大慕其氣節讀其文辭
聞其餘論未嘗不想睹其風采又未嘗不為之搯擊
而以歎不與之同世也若其文章學術雖有可議者
然其豪氣勃然豈近世學者之倫哉既而自咎曰噫
吾過矣今世豈止豪傑之士耶顧我未遇焉爾特怪
韓子在唐時文物若是其隆名輩碩儒若是其多而
尚何所不足而歎一不過於古人也而十餘年于今
矣竟未有一士同乎己者也則始知其言之不妄也
客歲予遊東武廼始獲執謁門下於是知先生之文
章氣節冠冕一時而大與世之所謂道學先生者異

矣不佞向謂今世必有豪傑之士先生豈其人歟於
乎竒哉吾之尚友古人汲汲乎以為不可及者一旦
而得償焉前言果可徵矣且夫世之士以白嫩紅取
葉儼花施、相夸而逸宕峭拔若先生者其復幾人
耶此不佞之所以嚮往而不已也今也道途修隔無
由承教敢借毛公以布區、不宣

與宮子實書

彰考館寫字書生青山延子再拜致書郡宰小宮山
子實足下曩者足下之補郡宰也都下噴傳以為
異且謂儒生未嘗嫻吏事母乃膠柱而鼓瑟乎夫學
者之職非教授則侍講伴讀而已至夫機務叢脞取
辦倉卒豈學者所長哉予則嘆曰淺之知子實也何
必埋首文字堆中而後稱儒哉而今而後乃始得展
騏足矣他日聞一善改焉則曰是必子實之所與議
也他日又聞一善改焉則曰是必子實之所規畫也
日夜南望以俟教化之行者三年於今而寂然無聞

也不佞蓋竊疑焉。豈煦育未至，教化不可遽行歟？將其所更張者未盡得其宜歟？是蓋不然也。夫學者之為贅旒於世久矣。今子實與文助起自儒生，暴見選用，非大有為則不足以雪經生之冤，塞有司之責也。且君相破流俗之拘攣而為之，其所責重且倍矣。蓋其寂然亡所聞者，乃其所以大有為也。常以此自釋，已聞文助為八田，頗以苛酷繩下，物情喁喁，誹謗沸騰，不佞大失望。然而猶未之信，以為書生選用，武弁切齒，往々吹毛求疵，是蓋妒者之言耳。近有從西鄙來者，因叩其理狀，與其所以令，則曰：勿飲磁器，勿玷

木履，勿趨末，勿廢業，戶說而家諭，朝巡其里落而察其勤惰，莫巡其里落而督其程課。八田之氓擾然不安寢食矣。云爾。予為之愕然。乃曰：子實必不然也。已聞楓之理狀亦然，而督責勸課比八田又益加嚴焉。余悵然自失者久之。乃曰：豈子實而有是乎？蓋傳之者妄耳。果如此，大非君相任用之意也。夫我公選用儒者，非煩令苛法以威民也；使教之也，非繭絲掎克以賊民也；使化之也，夫教化者非俗吏之所能為也。唯知時通變者能之。此君相之所以任子實，可謂知本也。雖然，之二者非一朝一夕之所能就也。必

煦之以仁、撫之以德、而磨之以歲月、然後可以有為矣。今足下非素有威信著於民、惠愛結於下、一朝卒然起而為之、苟非假以寬仁、懷以德惠、則教化可得行哉。今則不然、煩以教令、束以繩墨、衆庶其不側目而視、累足而立耶。顧其所以誨諭告者、莫非勤儉節用、抑末力本之道、斯其意非不美也。雖然、民未安焉、不可以為理、民未和焉、不可以為教。故先王之於民也、導之而弗拂、其性、培之而弗傷、其本。夫民猶水焉、撓之則濁、靜之則清、民猶木焉、養之則茂、傷之則槁。今傷其根而欲木之茂、撓其源而欲流之清、不亦

難乎。故約法而利之、非養之歟。簡令而撫之、非靜之歟。法約則民易守、令簡則民易從。故善理者不下堂、皇而民化之、不善理者以苛察為明、以嚴急為務、督察益力而民叛之。今夫楓之民、响以擾、謗讟載道、不可謂靜矣。未審利之而責之以期、不可謂養矣。夫令煩則民厭、民厭則事紊、事紊則害生、可不懼哉。故曰、欲化之、莫如靜焉。欲教之、莫如養焉。苟及是道、不愛駕者幾希矣。又聞足下分民為三等、富者為上、次之為中、又次之為下、勤儉力田、衣食稍足、則升為中、農資財益饒、則又升為上、農以勸課百姓、是又大不

可也。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貧者不可盡富，猶之賤者不可盡貴，豈可得而一之哉？故先王制民之產，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凶年饑歲，足以免凍餓，富不至於侵貧，不至於為惡，如斯而已。必欲一之也，堯舜其猶病諸。且人孰不欲富而勢有不可得者也。今有人於此，耕耨必力，浸溉必時，欲其多收，而水旱蝗蟲之不時，有不可必獲也。是知貧富天之所定，不可得而一焉也。足下必欲一之，民必假虛名以相欺，誣夫假虛名而受寔禍，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余故曰不可之甚者也。伏望足下去煩苛之令，行無為

之化，操南風於筆父，歌甘棠於武城，變謗讒而為謳歌，易呻吟而為鼓腹，家戶而戶祝之，然後可以稱君公任用之意，而塞都人萑斐之口。不然者，敗斯民於膠柱，悔僕言於曲突，足下思焉。定于再拜。

與櫻子德

向者足下稟命攝總裁事，不佞欲有所言，適屬先太
人有病，尋罹荼毒，遷延至此，為是故也。夫足下以脫
穎之才，領袖後進，品題所經，便作佳士，而謙冲自牧，
歛然自視，斯其行義之有素，寔超時輩萬一。所望者
教育人才，振興文教，願其所施為何如耳。夫我西
山先公開文館，以招集英雋，爾來歷世培植，人才輩
出，多士之富，冠絕諸藩。此雖先公遺澤，亦教育
之方得其宜故也。而數年以來，文苑綦塞，擢揔諸生，
盤脫學士，或白貽譏，溫等茲極所用，非所學，所學非

所用異日。上公奮而即事，足下何以應其求哉？亦教育之方失其宜故也。且今館中議論多持模稜，破方削觚，偷令取容，取捨出於愛憎，進退繫於好惡，與人皆曰：某也某所愛，故得進擢；某也某所憎，故見屈滯。夫以總裁之賢，輔以足下，至得此言，不亦深可惜哉？雖然，總裁一時摸揣人物，權衡其取捨，愛憎固非所論也。所白者，安松重豪受命寫字，待罪吏局者，於茲六年，雖材非上駟，學殊半豹，其人敢龐愿慙，足為經生齒向三十，未得升斗之祿，藩法自非冢子，例不得給祿，是蓋為闡葺子弟設耳。至待文學有志之士，

安得以此為例哉？重豪親老在堂，朝不憲夕，願及其存，得儋石之祿以慰目前，則子路之纓可結，禽息之首可碎也。且人孰不欲安父母之心？今足下亦有老親在堂，推所以事之者而待之，幸甚不佞，常恨先人存日不得斗筲之祿以奉其驩心，至今思之不可得已。願足下憐重豪之心，謀之總裁，請之有司，以西江一勺之水澆之，則彼其感知已無窮矣。史生飯村就頗妙小隸，亦是下所知也，而湮鬱瀕死，弃而不藥，恐為廢痼，第恨無援而起之者耳。不佞性愚直，不知忌諱，足下恕其言而勿罪其愚，幸甚。廷于再拜。

與川口嬰卿書

數年前僕從原總裁而西也見足下於稠人之中心
竊異焉及讀高文聞餘論愈益知足下非常人也每
與子定論文未嘗不謂增人傑也哉夫足下奮於
方技之中舍刀圭而就操觚若承蜩然自非天才烏
能如此僕紹箕裘結髮學文鞭策自厲易塗改輟驟
失故步材亦駑下終不見成功視之足下真天冠地
履矣天之賦人何其偏歟雖然僕亦不敢自輕者
何則人之才猶器焉有方者有圓者有觚者有隙者
雖大小不齊所受各異至其濟用均之一也豈得以

有圓而廢觚也哉。此僕之所以孜孜不自棄又不敢
自輕者也。且也人之於世。忽若隙駒。汨沒利祿中。與
草木俱朽。豈大丈夫所為哉。世之人固有食千鍾享
萬戶者。孰不與物俱朽。唯不與物同其銷滅。而與天
地同其壽者。豈非吾所謂文歟。夫文章之道。談何容
易。自漢以來。文士雲蒸。莫不家抱隋侯。人握靈蛇。而
舉其傳于今者。屢乎其無幾也。是知才識雖博。文章
雖工。必以其人而傳也。而華麗之言。浮靡之辭。飄若
浮雲。安在其不朽也。夫今之為文者。彫績組織。燦然
滿目。然吾未知其可傳於後乎否。此僕之所以絕口

而不言文辭也。於戲。嬰卿足下。勗哉。夫吾藩稱文章
淵海。學士叢澤。而商推其名公巨擘者。寧復幾人哉。
夫當今亡論邈而推之。觀濶濶。潛鋒三數輩而止耳。落
落晨星。奚足云盛。今吾藩之士。開口輒曰。老牛老牛。
夫老牛溥洽。固可稱也。然至其文。糊塗殊甚。雖然。寧
獨老牛哉。茫。海內可稱者誰。且文章之萎蕩。未有
甚於此時者。枯者易摧。朽者易斃。以嬰卿之才。藉東
壁之富。御駮耳。而騁周行。搯鵬齋之元。拊北山之背。
降栗山而踞錦城。亦易。耳。僕匏係東鄙。不得與足
下左提右挈於一堂之上。而商論千古。為可恨耳。雖

然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自今而往詩筒往來心神相通奚論聚散之為僕近卜居郊外茅屋數間負山面水可漁可弋有塢有林可登可遊時或與牧豎耘夫問花尋柳酌村醪而啜苦茶蕭散之趣足以忘物我齊得喪焉亦僕之道遙遊也由達人而視之殊未免鸞鳩之笑耳長久保生自免官來折節讀書文章益進非復吳下阿蒙近在子定塾中吾伊之聲晝夜弗絕沈舟破甑行當奮翼耳生足下所善故具示近文若干篇謄寫呈覽焉不知足下新著可得寓目乎否書不盡言

答高摛子大書

延于白頃者足下贈書本館諸子備論國史之事媿媿數千百言廼亡論遣辭之典雅布置之縝密即其特論精確雖古人蔑以尚焉予也不敏非有尺寸之長叨蒙特恩再籍史林得從諸學士先生之後夫何素望敢以及此伏觀來喻大意不過刪論贊更題弼兩事至於刪論贊一出上公之英斷而足下折衷以春秋之義詳備曲暢無復餘蘊矣夫史之有論贊班馬以後歷代因循然史之得失美惡固在觀者耳元史之無論贊尤為得體今公以英特之資加以

博古之學去史氏之蔽惑破俗儒之拘牽決然決之
毅然行之其特見卓識度越千古非小子輩之所敢
容喙也敢不敬服至史題弼頗有可議者夫先君
義公據歷朝之記載以成曠代之大典其筆削體裁
固備一家之言然其為書本出於私撰則雖曰公侯
之撰均是私史也均是私史而斷然冒國史之弼尤
非所當也今乃去其舊弼稱曰史稿似稍穩當雖然
以僕觀之未若置之而不論之為愈也何則先公初
意脩史題弼之議莫先於斯而先公未嘗言及之
私竊思之蓋有深意焉夫公之撰拾葉集出於一

時之遊戲然而獻諸朝廷備諸乙覽旌賜其題弼
而後公之於天下而況萬世不刊之大典先公平
之志業眼目於是乎在非若佗脩撰論著出於游戲
者之比也則此書之成安知其不獻諸朝廷備諸
乙覽請天子之寵命以標諸卷首如拾葉集哉而
今私議之是終以私史期之也是豈先公之意哉
且今訂正未竣志表未就非鏤諸梨棗公諸海內則
命以國史可也至于志表既成訂正竣功上表以獻
之朝廷請天子寵命以定其題弼然後公諸天
下則天下之正史非嚮之所謂私史也方今上公

銳意纂脩大開採納之路虛心待物苟莧弗遺管蒯
無弃而諸子亦皆陳力就列足下與子定暴起總領
史事職事悉舉百廢悉興乘茲機會何業不濟何功
不立所望者足下體先公之志待全部竣功而後
議之使先公之鴻業為一家之私史耶在此一舉
為天下之正史耶亦在此一舉願足下擇而處之來
書言足下已以其說質諸林祭酒亦左祖足下
夫祭酒人物之權衡海內之所矜式宜足下之信而
折衷焉子也膚淺末學何敢容喙於其間亦惟人心
如面所見各異且阿諛曲從還有後言子之所恥也

昔劉道原與溫公論正統終不能同亦足以見君子
不黨同不願足下恕子之不敏勿罪其狂愚幸甚

與高藤川三兄

近于白奉別來條爾更歲睽離無慘顧望增歎因念
舊遊恍若夢寐方今積雪新霽和風扇物恭惟三君
子文候無恙藻思日新日者附郵使呈鄙詩及同僚
詩若干篇辱蒙獎借賜以高和累數十篇滿紙溢
札而會村數子屬和又數十篇陸續而至捧而讀之
或春容大篇間諧謔資笑談或寂寥短篇令規箴寓
諷諭比事屬辭曲盡其妙然此在雄才大手固宜爾
爾至如會村數子苗口乳臭廼能錦繡其口而金玉
其章抑何江館之多士也僕欲薄飾燕詞以報瓊琚

語澁吟苦終不能成固知流星飛兔非歟段之所能
追也。不若使三君子獨步一時遂毀檣焚草因又想
客冬會高君之堂飛觴賦詩藤君飲馬於水桶高君
挑師於糟丘僕師殆敗方今兩地戰藝旗鼓相當裁
交一矢部隊瓦解亦何北軍之不競也。雖然秦用孟
明平刷三敗之恥魯用曹沫竟收一劫之功若能捨
短錄長假以數年積糧學圃養銳文陣較其器械利
其矛戟收餘燼而南其成敗未可知也。敢為拙文一
篇貢之左右非以為報聊以塞責耳。又屬天祐子有
以序跋子有好詩頗有奇氣怪險尖新有宋人風使

之充其所學亦有可觀者。天祐疎狂依舊然刻苦讀
書亦復可賞其餘數子亦能奮厲即業此皆聞諸君
之風而興者幸勿吝教誨異日三君北征亦足以背
城借一也。意長紙短不盡所言。

奉答 景山公子問書

延于客歲應 召祇役藩邸謬辱眷遇得數陪左右
爾來寡聞至今不能無索莫之感古人有言士別三
日當刮目相待況閱下天才英特德業日濟豈翅刮
目而已忝蒙不棄賜以高文伏而讀之文辭典雅議
論的確固非迂闊腐儒如延于者之所能置對也然
閱下虛心詢及藹蕙固辭不對恐負閱下好問之意
故不肖不自量敢陳固陋唯閱下擇焉伏讀高文因
審高意所在周公以上聖之資日讀百篇孔子以生
知之聖尚且韋編三絕古之聖人皆黽勉勤勞以成

其業則宋儒靜坐之說無益於講學蓋閤下之意以
為宋儒之說無異乎佛氏坐禪頓悟之說也故有是
問爾延于少時亦嘗有疑於是近來老境稍促留心
宋學存養省察頓悟舊日之非乃始知靜坐之說有
益於學術請嘗論之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
學則殆由是言之講學必由思而後有得焉管子曰
思之思之神將通之夫所謂思之者必在於閒居燕
處之時而不於拮据操作之時也論語曰子之燕居
申如也夭如也可見孔子之從容思道必於燕
居之時也周公思兼三王而施四事蓋亦在於閒居

燕處之時而不於吐哺握髮之間也書曰先王昧爽
不顯坐以待旦又曰恭默思道由是觀之古之聖人
所以涵養德性開發聰明者莫不由平日省察之力
也況資質污下者出無師友之輔入無省察之益直
情徑行則雖終身勤勞未見有成者也善哉諸葛武
侯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
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
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夫武侯以英邁之資輔佐先
主能成三分之業者蓋平日存養之力有以致之也
竊惟閤下天資聰明加以以講學弗倦則異日德業

之成固非定于不肖之所能測識也。伏冀閣下不安
小成不求近功。期以遠大。優柔厭沃。寧靜以養其志。
切磋以成其德。則異日舉而措之事業。何難之有。大
心之為物也。常動。苟不存養焉。則必誘於外。孔子曰。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無知其鄉。唯心之謂與。孟
子曰。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
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蓋宋儒之所以教人靜
坐者。存養省察。以收其放心。使方寸之間。光明洞徹。
是非自見。則與夫湯王之昧爽丕顯。高宗之恭默思
道。周公之思兼三王。仲尼之申。天。亦無相及也。

不爾則終日靜坐。無思無慮。恬淡無為而已。此則老
佛之道。非吾儒之道。願閣下留心存養。以為成德之
基。則幸甚。文政庚辰十月二十七日。

靜以養心。金時御。叨旨。善。不。安。

少既思坐。息。思。靜。安。操。

一。靜。福。

男
延光
之

延昌校
延壽并書
延昌

